

# 母亲那盏灯

■陈学海



## 那年那时

此时已是深夜，窗外的南京城浸润在绵绵细雨里。我坐在书房，翻阅当年在阿里和喀喇昆仑边防一线采访的笔记。高原的风雪声仿佛穿透20余年的时光，依然在我耳边呼啸回响。风雨声中，我似乎又看到母亲坐在灯下展信的身影。母亲，在我穿上军装时已经不在人世。可这身军装里的每一条褶皱，都浸着母亲的目光。

我的母亲方琴是南京江宁人。她19岁那年，因生计所迫，背井离乡来到赣东北，嫁给了做篾匠的父亲，从此将根扎进了赣东北的红土里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家里住的是冬茅覆顶的土屋，下雨时要用盆接漏下的水。母亲看着屋顶，只说：“我再去多割些冬茅。”我常会看见冬茅叶缘的锯齿在她手上划出纵横交错的血痕。冬天，风雪从墙缝钻进来，地上乃至床上都染了一层薄霜。母亲将被子裹在我身上，自己却穿着单衣搓手跺脚地做活。

记得一个午后，乌云从山后涌来时，母亲正在给红薯除草。豆大的雨点砸下，瞬间天地一片苍茫。我喊她进屋来躲雨，她却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草不除净，红薯长不好，庄稼不等人。”雨水顺着她的草帽边缘流成水帘，她的锄头却一直不停。雨水混着汗水浸透她的蓝布衫，她弯腰的姿态像一张拉满的弓。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“吃苦耐劳”——不是忍受苦难，而是在苦难中依然保持向前的姿态。多年后，每当我工作中遇到看似过不去的坎，眼前总会浮现出暴雨中那个不肯停下的蓝色身影，于是就有了继续向前的动力。

20世纪70年代，粮食需按人口分配。母亲将自家种的红薯切片晒干磨粉，掺在米饭里。节省下来的大米，她用布袋仔细装好。

我记得那个黄昏，邻居王婶家的

米缸见了底，抱着饿哭的孩子在门口徘徊。母亲从灶房出来，手里捧着半升米对王婶说：“先拿去应急。”村东头的孤寡老人病了，母亲每天端去一碗白粥。有时父亲看着瘦小的我们，不免埋怨：“自家孩子都吃不饱。”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，轻声说：“我曾经也受过陌生人的碗粥。人活着，不能只想着自己。”

无论家境多难，母亲坚决不让孩子辍学。在那个劳动力宝贵的山村，许多孩子10岁出头就下地干活。可母亲对我们兄妹3人说：“只要你们肯读，我砸锅卖铁也供。”她白天种地，卖红薯粉攒钱。晚上，她帮着父亲编煤筐，一只煤筐能换几毛钱。手指被粗糙的竹篾磨得出血，她就缠上布条继续编。就这样，母亲一点一点地攒着我们的学费。村里有人说风凉话：“方琴真是不知道享福，让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。”母亲听到了，只是摇摇头，不说话。我考上初中那天，她笑了，笑着笑着就背过身去擦眼泪。

母亲常说起南京：雨是细软的，栀子花香得能飘过几条街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位远房姑奶奶，她告诉母亲：“我儿子买了台旧收音机，能收到南京的广播。”母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那天下午，她去了姑奶奶家，坐在那吱吱作响的收音机前听了整整两个小时。回来时她眼含泪光：“听到了，真的是南京话……”

她开始攒钱想买收音机。可最便宜的收音机也要100斤红薯粉的价钱。母亲将藏在枕头里的毛票数了又数，最终还是放回了原处。

“算了，”她对父亲说，“孩子读书要钱呢。”

往后的日子，她偶尔去姑奶奶家听广播。母亲总是坐在靠近收音机的位置，微微侧着头，仿佛那不是电波里的声音，而是从故乡飘来的风。有一次，广播里播放南京白局（南京地区的古老曲种，编者注），母亲跟着曲调轻轻哼唱，哼着哼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如今我已能买回无数台收音机，可母亲再也听不见了，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。

后来，我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求

学。1987年4月10日，一个春雷炸响的夜晚。因突如其来的意外，母亲猝然离世。当时她的手里仍紧紧攥着我寄自新疆的来信，上面，有我略显孩子气的笔迹。

1991年11月，我入伍到了新疆阜康。那里天高地阔，风沙粗犷。新兵连艰苦的训练过程中，我的眼前时常浮现暴雨中母亲锄地的身影。从战士到学员，从排长到干事，我的每一步都带着母亲给的那股“劲儿”。从原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，我主动申请到艰苦的风雪边防。分配命令下达后，我来到南疆军区。喀喇昆仑山，就在我眼前。

1998年7月，我调入南疆军区政治部，成为一名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干事。从此，帕米尔、喀喇昆仑、藏北阿里，成了我生命的另一重海拔。那些年，我奔走在边关与哨所，用镜头和笔，记录那些用青春守国土的兵。

母亲生前希望我穿上军装，到2013年11月转业，这身军装我穿了22年。当年母亲叮嘱我好好读书，说：“知识是别人抢不走的本事。”多年来，我努力用一篇篇文章，点亮人们对高原、对军人的理解与敬意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实现母亲的期许，但我始终记得，母亲说“人要活得正直”，我想，这数十年的人生道路，我没有走歪。

今年清明，我回江西给母亲扫墓。39年了，坟旁的柏树已亭亭如盖。我带来一台小录音机，里面有今日南京鲜活的声音——秦淮河的橹声，老门东的笑语，还有一段母亲最爱的白局。我按下播放键，山风拂过，松涛阵阵。

我忽然觉得，那风里不仅有南京的乡音，还有昆仑的风雪、蜀道河的浪涛、界山达坂的轰鸣。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像一首无声的合唱。

这身军装，是母亲给我的礼物。这条路，是母亲指给我的方向。

如今我可以坦然地说：母亲，我没有辜负您吃过的苦，没有辜负您在那盏灯下的期盼。

# 接父母来队

■郝晓萍

## 灯火温情

这一次，我打算把父母接来身边住。

父亲说，那天，母亲挂断电话后，就拿起抹布擦拭家里那台老缝纫机，边擦边喃喃自语：“老朋友，我要去部队了，陪我去。”这阵父母生活了40年的老屋，要暂且“孤独”一阵子了。

我是北方人，部队驻地任在南方。这是我第二次接父母来部队家属院。2017年，他们曾经来我驻地小住。那天，父亲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时而摇摇头，时而看着我，最后一咬牙，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似的说：“闺女，你这里啥都好，就是找不到唠嗑的人。我和你妈想回去了，想老屋了。”

临行前，母亲把阳台的盆栽摆得整整齐齐，把公寓房收拾得亮堂堂的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在和这段生活告别。

去年，我和父母视频通话时，父亲正踩着凳子修屋顶，但动作有点奇怪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母亲才告诉我前不久摔伤了腰。

顿时，深深的愧疚感涌上我的心头：我从这个小村庄走出去，考上了军校，当上了军官。可是，我实实在在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？父母已年近七旬，我还让他们二老在农村老屋生活，遇到困难不能及时施以援手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当即再次邀请他们来部队住。

放下电话，我请了假直奔老家。这一回，我要好好把他们接过来，让他们在我身边安心住下。火车在江南烟雨穿行，我在笔记本上写满公寓改造计划：把公寓房朝南的房间给父母；父亲畏寒，要加装地暖；母亲喜欢植物，要把阳台改造成小花园……

父亲见到我，十分惊讶。他正在侍弄那几盆花，手上还沾着泥。母亲慌慌张张擦着手从厨房出来，满头银丝在风中摇曳。

临走那天，母亲又把缝纫机认真地擦拭了一遍，父亲则把未吃完的米、面、油分给了乡邻。村里的孩子们跑来凑热闹，乡邻们不舍地与父母告别。

来到家属院的第一周，母亲总在凌晨醒来，坐在沙发上发呆。父亲则像个迷路的孩子，在标准化建设的楼群中找不到棋的石凳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之后的时间，我常用空闲时间反复教母亲用电磁炉煮老面馒头，让他们在驻地也能吃上老家的味道。傍晚陪父母散步时，我向他们指点服务社的位置，告诉他们能买哪些生活物资，买药也方便。他们渐渐开始熟悉营区设施。

一个周日的清晨，门铃响起。我一打开门，就见到战友端着刚出锅的豆腐脑。他见到我母亲，笑着说：“阿姨，听说您爱吃这个。我特意从老家带来的卤料，您尝尝。”

当天下午，政治工作处的李干事提着竹篮来看望我父母，说：“叔，这是您要的菜，咱后山就有，想去我们陪您。”看着那一篮子野菜，母亲的眼圈红了，父亲一个劲地搓着手，不好意思地说“谢谢”。

李干事听说父亲是乡里有名的二胡手，特意请他教院里的孩子们民乐。服务社后院有片空地，家属们在那里种了

水灵灵的青菜。母亲也加入了种菜的队伍。从那时起，父亲的生活开始丰富起来，母亲能睡个好觉了。

不久后，父母俨然成为家属院的名人。母亲开办的“巧手课堂”吸引了很多军嫂，课程排得满满当当。从绣鞋垫到腌泡菜，大家学得兴致盎然。他们二人经营的小农场更加精彩，辣椒、番茄个个长势喜人。最让他们得意的是，炊事班战友尝了他们地里种的瓜后，特意前来“取经”。

战友小陈的父亲也来驻地照顾孩子，他和我父亲一见如故，两个人常在一块儿聊天：“孩子们相互关心帮助，咱们就放心了！”陈叔叔一边笑着说，一边给我父亲倒茶。

那天，我下班回到家，看到父亲正和老家的张伯伯通视频电话。父亲拿着手机笑得合不拢嘴，饶有兴致地与张伯伯分享他如今的生活。一旁的母亲也接过手机，跟张伯伯展示她从几个邻居那儿学来的新菜品。“你啥时候有空，和你老伴儿来南方转一转，出来放松放松！”母亲盛情邀请家乡的老朋友，一旁的我也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快乐。

上个周末的清晨，我赖在床上不肯起。父亲却一早就起床，跟孩子们约好了今天上二胡课。我打趣他：“这次打算长住了？”父亲嘿嘿一笑：“这回真不走了。爸在这儿多陪陪你，你妈也不想走。”

父母嘴上说要多陪陪我，但我知道，他们选择留下来的真实原因，是在这营区家属院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友情的珍贵。看到他们幸福快乐，我感到很踏实、很满足。

# 在奔跑中成长

■胡付强

## 军娃天地

对于这种“投机取巧”的行为，我偏偏很少纵容。仗着腿比他长，三下两下就超过他了。儿子的小短腿在后面拼命倒腾，就是追不上我，急得大叫。

妻子在一旁笑道：“你也真是，跟个孩子较什么真，就不能让他？”没办法，妻子只好也加入我们的跑步队伍，专门跑在最后。因此名次总是比较固定：我第一，儿子第二，妻子第三。当然，我偶尔也会配合他们，表现得“体力不支”，跑到第三名。

这样一来二去，我们都爱上了跑步。平时我们一家人难以见面，我在山里的营区跑，妻子就在自家楼下小区跑。去年10月，我和妻子第一次携手参加了山区的马拉松。跑到终点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是互相搀扶着，一瘸一拐冲过了线。儿子在终点蹦着喊：“爸爸妈妈加油，真棒！”

参加马拉松之后，妻子再带儿子来营区时，儿子依然要和我赛跑。只是，经过这次马拉松的锻炼，儿子更跑不过我了。

前阵子，小家伙又来了，春天也来了。小跑道周边百花竞开，阳光的影子透过玉兰、香椿等树的枝丫洒下来，几乎把红色小跑道织成了一条斑斓的毛毯。

小跑道上的孩子们更活跃了，他们或跟在家长后边嬉闹，或追着锻炼的官兵学着喊口号。跑道上空此起彼伏清脆的童音，惹得树上的鸟儿们也叽叽喳喳地应和。看着在我身后奋力奔跑的儿子，我想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不用我让着，他也会跑过我的。

# 故乡的香樟树

■苏俊

这一去，便是千里之外的西北军营。戈壁大漠与南方真是两个世界。

放眼望去，黄沙漫漫，除了零星的骆驼刺，草都少见，更别说树了。在这里，绿色是一种奢侈，树是一种记忆。

在部队的日子是艰苦的。训练、站岗、值班，日复一日。初到时，我水土不服，嘴唇干裂、流鼻血是常事。夜里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，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香樟树。想起春天，香樟树换叶的时候，老叶变红，新叶吐绿，红绿相间，煞是好看；想起夏天，我们在树荫下乘凉，听蝉鸣；想起秋天，紫黑色的樟树籽落了一地，我们用脚踩，听那“啪嗒”的声响。想着想着，我便沉沉睡去。

中秋节的时候，戈壁滩上的月亮格外大，清冷冷地悬在天上。在梦里，我看见故乡的香樟树，树冠已撑开如盖。我还看见树下年迈的父母，父亲摇着蒲

扇，母亲正在择菜。他们的头发，又白了些。每次给家里打电话，父亲的话语总是很简单：“家里都好，树也长得旺，你安心服役。”简单几句，却让我的心踏实许多。

3年，5年，10年……我一步步考学提干，从新兵变成了老兵。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，军旅生活锻造了我的意志。每当我觉得苦、觉得累的时候，就想起父亲的话，想起那棵香樟树。我想，它一定在努力地向地上生长，伸枝展叶。我也不能落后，要像香樟树一样，在部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。树能扎根，人也能扎根。戈壁滩上虽然不长香樟，但人可以把把自己活成一棵大树。

如今，30多年过去了。30多年的时光，足够一株树苗长成大树，也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成熟稳重的中年。去年夏天，我回到故乡，又见到了那棵香樟树。它

已经高过屋顶了，树干粗得一个人人都抱不过来，树冠浓密。父亲老了，背驼了，走路也不利索了，但精神还好。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它长得比你高多了。”我仰头望着，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，光影斑驳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，看见那个背着行囊远行的青年。

我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，心里感慨万千。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，只管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。它站在那里，不挪不移，却承载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。

故乡的香樟树啊，你不只是一棵树。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，是游子心中的牵挂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游子的梦里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只要想起你，我就知道，故乡还在，根还在，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，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。

# 家庭秀

草坪漫着温暖的光  
爸爸的手正拨动琴弦  
他跟着旋律轻轻唱  
把歌曲唱成晚风的形状

爸爸的歌里有雪山  
有界碑  
有爸爸守过的远方  
还有他端起钢枪的模样

孩子听着歌声呵呵笑  
眸子里装着整片夕阳  
音符从琴弦上跳下来  
一半飞向远方  
一半落在我们身旁

张俊配文

## 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部干部李俊荣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李俊荣休息时间陪伴双胞胎儿子。

许硕摄

